

被遗忘的记忆

随工作室到刘新庄小学听课,看着窄窄的水泥路,两旁是高大粗壮的杨树和绿油油的土地,一切都是那样清新明朗。走进学校,更是勾起我许多怀想:那矮矮的充满沧桑感的砖瓦房,还有那校园空隙处栽种的绿油油的红芋秧……尘封的记忆片段如潮水般涌来,使我鼻酸眼涩。

当时村里没有幼儿园,五岁的我上一年级,个子矮,就坐在了第一排。上午上课,下午趴在桌子上睡觉。我的数学老师就是我的父亲,总是用他的衣服为我遮凉。来年我还是一年级,下学期由于生病,又被留级了,所以一年级我上了三年。有一年冬天下大雪,母亲为我穿好棉袄,外面又罩了一件漂漂亮亮的毛毛儿衣去上学。课前,我去厕所,因为当时坑挖得比较宽,地面湿滑,一不小心,我就掉进去了。父亲把我送回家后,母亲心疼地翻箱倒柜找来衣服给我换上。记忆中这样的糗事发生了好几次,现在母亲提起时我还脸红。

感觉自己就是假小子,和男生女生都能打成一片。知道谁家有利果树,大家集合去找他,吃饱之后,还能再装一兜回来,别提多高兴了。有的同学家里有蚕卵,就拿学校来,看着那些如小米般大小黑黑的东西,听说能孵出白胖的蚕,觉得很神奇,便要一些回来,找棉花暖着,没想到真的孵出一些蚕宝宝,心里兴奋着呢,写完作业就去找桑叶。放在家里不放心,都带学校来,趁老师一不注意,就从书桌里拿出来看一看。为了找桑叶,可是费了不少功夫。有一次趁周末,我们几个小孩一商量,就坐船跑到了河北岸,天黑了才回家,家人都找急了,回来差点挨打。当时学校南边是一片桐树林,那里是我们的乐园。挖一个小坑做陷阱;在树上刻字,约好长大再来找;把小纸条埋在土里做上记号,想着几百年后的人发现了会怎样;自己编歌,写小诗,然后大声吼出来,再张开嘴巴傻笑一阵……

现在想来,无论哪件事都是那样有趣,那样甜蜜,那样美好。

后来我考上了师范,毕业后又被分到了这所小学。我很努力,很勤奋,因为我总想做学生喜欢的老师。我的付出得到了他们的认可,经常三五成群找我玩,有时一起去上学,这让我感觉又回到了学生时代。多么美好的时光!多么美好的回忆!之后我被调到了其他学校,就再没回来过。有了家庭和孩子后更忙碌了,这些记忆似乎被遗忘了,只是偶尔还会出现在我的梦里。

这所学校我上了八年,教了八年,又离开了八年,我敬爱的老师,我亲爱的同学,我温暖的童年啊,就算世界已改变,沧海已成桑田,这份理不清说不明的情却是剪不断的,因为它已根植于我的心里,我的梦里,我的生命里!

(牛利娟 市经济开发区杨井沿学校)



我家十二

儿子在郑州读大学,去年春节前从学校带回一只猫,三个月大,不到一公斤,是他同学从家里抱到学校,他请同学吃顿饭抱回来的。抱回来那天是12月12日,儿子给它取名十二。

十二是只纯种的英短蓝猫,身体短胖,蓝白相间,铜色的眼睛,肉乎乎的脸,很可爱也很漂亮。“妮妮和苹果还得遛,十二都不用出家门,还可以陪着你,多好!”刚抱回来时,儿子怕我不满意,这么告诉我。儿子和我讲话时,十二仰着肉嘟嘟的小脸看着我,嘴里发出“喵喵”的奶叫声,我的心瞬间软了下来。

妮妮苹果是我养的两只狗,都是小身材,不仅漂亮,性格也温顺,黏人、通人性,颇得我和家人的喜爱。虽然每天要抽时间遛,但并没感觉累。十二性格高傲,不黏人,除饿时会前后对着我“喵喵”叫外,从不搭理我,不是坐在猫爬架的最上方俯视全屋,就是吃饱喝足后找块儿空地一躺,妮妮苹果谁从它身边经过,它就抓一下,顺便在地上滚一圈,两只小狗从不与它计较,相处倒很和谐。

十二对什么都充满好奇,尤其是电脑,谁往电脑前一坐,它马上跳到桌上,装模作样地盯着屏幕,不时抬起爪子对着电脑抓一下,嘴里发出“喵喵”声,好像能看懂的样子。

阳台上我养了不少绿植,家里也买有不少鲜花,十二这名新成员到来后,每天不是溜到阳台上把绿植连根拔起,土撒一地,就是跳到桌子上把装有鲜花的瓶子推到地上摔得粉碎。更可气的是,十二每次犯了错,总是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,睁着大眼睛看着我,小声叫着。所以屡次犯错总也没得到惩处。

“你干嘛呢?快下来!”有次我从卧室出来看到十二立着身子,正在推花架上装绿萝的瓶子,一下、两下,还没等我跑到跟前,它已经成功地把瓶子推到地上摔得粉碎。绿萝无辜地躺在地上,十二则纵身一跃跳到摆放瓶子的地方,好奇地俯视着一地狼藉。因为十二的存在,现在下班都不敢在外面逗留,总担心它会闯祸。

除了干坏事,十二倒是拥有一项技能,能自己把门打开。有一天,我从卧室出来,看到十二在地上半蹲着,正好奇它想干什么,只见它猛地一跃,准确地抓住门把手,利索地把门打开,大摇大摆进屋去了。

十二现在一岁多,从当初的小可爱长到了七公斤,虽总干坏事,但因会撒娇卖萌,也给家人带来了许多欢乐。

(王丽丽 川汇区新闻花园)

泥泥狗

淮阳的庙会从二月二开始到三月三结束,赶庙会烧香的人回来总要捎一些泥泥狗。小时候,每年庙会,我们几个小孩子就常到村头的官道上拦着烧香回来的人要泥泥狗。那时淮阳在我心目中是个神秘的大地方。

第一次赶庙会是在淮阳上学的第二年,二月十五那天中午,我和几个同学徒步去了太昊陵。我一路上看到赶庙会的人熙熙攘攘,人们涌进太昊陵,汇成了汹涌澎湃的人潮。我想,是什么吸引着这芸芸众生呢?殿宇巍巍,古柏森森,置身其中,望着那熊熊的香火,我神思恍惚,仿佛掉进了一个悠远的梦里。但那时毕竟年轻,喜欢面对现实,梦总是相对短暂的。

陵园外面有很多卖泥泥狗的,我第一次见到这么多的泥泥狗,心花怒放了一会儿便觉得平淡无奇了,毕竟不是小孩子了。第一次买泥泥狗,商家是个胡子拉碴的中年人。挑选泥泥狗的时候我忽然想起一件事,事情是淮阳当地一个很有名的作家讲的。他说他赶庙会买泥泥狗,遇到一个胡子拉碴的商家,他开始讲普通话,那人以为他是外地人,一个泥泥狗管他要十元,他一叫“老表”,那人一听是本地人,一个泥泥狗立马降到了一角钱……想起这些,我也操起了普通话问价,那人抬头看着我,狠狠地说了:“不卖,你这熊孩子,别耽误我生意!学那个作家

是不是,还写文章……作家了不起啊!”那一刻,我真是脸红脖子粗,急急地逃了!这件事我铭记在心,在以后的日子里不敢轻慢任何人。

后来想想那位作家的笑话,一点都不可笑。人所处的环境不同,地位不同,处事的方式自然也不同。那个卖泥泥狗的人那时或许要指着泥泥狗养活一家老小,逮着机会将泥泥狗卖个好价钱也是情理中的事情,况且泥泥狗就一定要贱卖吗,它们后来不也被尊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了吗?

从淮阳毕业后,我又赶了几次庙会,我打心眼儿里喜欢淮阳庙会。从古至今有多少人赶过庙会啊,他们中的大多数并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,无非是希望得到自己祖宗的保佑,而能不能得到保佑则取决于自己是否心诚,这种情感是朴实而又真诚的,面对人祖伏羲的陵墓,你看不到一丝矫揉造作的情感。记得一位记者朋友告诉我,说他站在太昊陵前的情感是最真实的。我喜欢看着那些形形色色的人,看着他们在陵园里虔诚地行走。

每次赶庙会回来,我都要买一些泥泥狗,将它们放在书案上。我看着这些来自泥土的五颜六色的精灵,想着它们几千年来生生不息,眼前便浮现出那人潮涌动的画面,那些泥泥狗也随着欢跳起来……

(王新红 太康华夏外国语学校)

